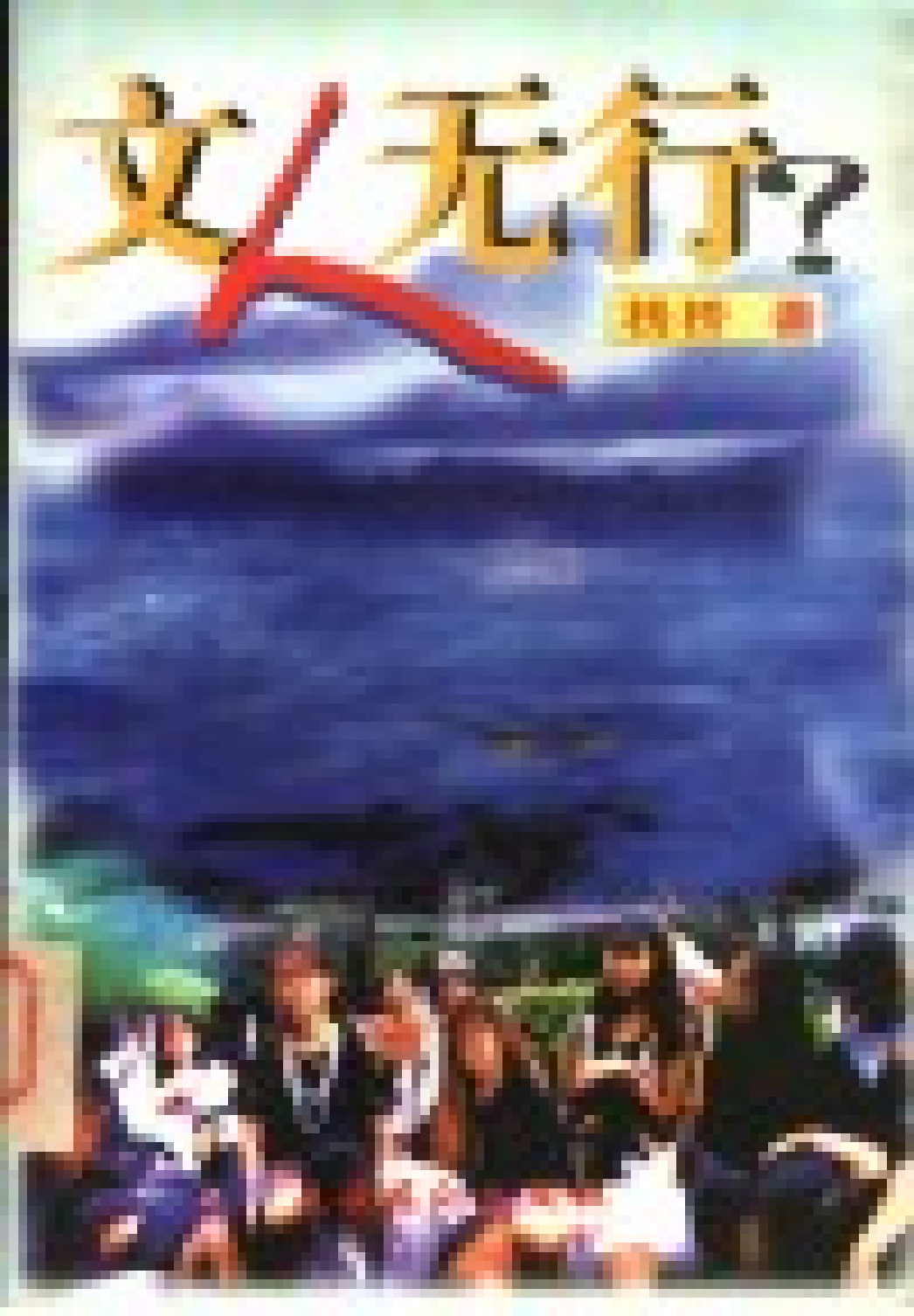


文/无行?

栈桥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文人无行？

栈桥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ey
wz

文人无行?

栈桥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8.5 字数 463,000 插页 2

1997年1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7-5039-1543-9/I·685

定价:23.80元

第一章

当春天艳丽的太阳爬上高达三十八层的蜀都大厦楼顶时，蜀都就变得喧嚣与骚动起来。

四川古称蜀，蜀民族系上古时代中国多民族之一。轩辕帝为其子娶蜀山氏之女，生帝喾，即帝尧之父。夏禹王“生于石纽”，石纽即今汶川县；“娶于涂山”，涂山在今重庆市南岸。春秋时代，四川分为巴、蜀二国。战国七雄称王，巴也称王。而蜀国在春秋时代早已称王，战国时代则称帝，就是众所周知的望帝。有郫县“望丛祠”为证。

徐剑平推着自行车步出市作协宿舍双扇大铁门时，停下来；眯着眼睛觑斜挂在蜀都大厦上的苍白的太阳，他骤然发现沐着阳光的大厦倾斜着。他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使劲盯了大厦几眼，弄不清是大厦真的倾斜了还是因阳光的斜射而造成的错觉。他揉了揉眼睛，又发现大厦在轻轻地摇摆着，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正，于是，徐剑平的心也跟着摇摆起来。“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埋下头，将目光掷向宽敞的蜀都大道。

呈现在徐剑平眼前的蜀都大道是那样杂乱，那样混沌。大道两边，鳞次栉比的高楼与低矮的四合院为伍，弯曲的小街与笔直的巷筒并存，建筑工地的脚手架星罗棋布，吊车的长臂在春天的

阳光里颐指气使地划来划去。路面上，大汽车、小轿车、摩托车、三轮车争抢着道路，南来北往的自行车和川流不息人流塞满了一个个十字路口……徐剑平骤然想起蜀都名诗人李调元往日描绘蜀都的《竹枝词》来，轻声吟咏道：“月蓝衫子不穿裙，水鬓长长两面分，笑唤卖花人站住，这花值钱几多文？”吟罢长长地叹了口气，心里又出现了沉甸甸的失落感。

蜀都这个温柔富贵之乡，烟柳繁华之地造就了文静、温和、尚闲适、好清淡的蜀都人，也造成了细致精巧却囿于狭隘的蜀文化。长期以来，蜀都人平平淡淡，清清闲闲地活着；不紧不慢，飘飘逸逸地走着；吞吞吐吐，品头论脚地吃着；咬文嚼字，幽默诙谐地说着。稍有闲暇，就到小街尽头，浓荫深处的茶馆，三两知己，竹椅矮桌，一碗盖碗茶，从清晨可坐至日暮。达官贵人，凡夫俗子，不论尊卑，不分老幼，从联合国侃到街道办事处；从国家领导人讲到户籍民警；从旧社会讲到新社会；从三年自然灾害讲到改革开放。乱弹国是也好，飞短流长也好，各得其所，各享其乐，直到茶馆关门，才依依不舍离去。至于蜀都的文化人，更比一般蜀都人潇洒了许多，活得滋润了许多，个个内敛、机智、闲适、韬光养晦、圆熟老练，或花前月下，举杯邀明月；或河畔溪边，独钓寒江月；或频频参加笔会，遍游名山大川。闲来则伏案悠书，一张纸、一支笔、一根烟、一杯茶，写些儿女情长，写些风花雪月。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陡然有一天，蜀都人变得浮躁起来，浮躁得像一群刚从蜂箱里放飞的蜂子，嗡嗡向四面八方飞来飞去。呼啦啦一声，大街小巷出现了无数名称一个比一个惊心动魄的公司。哗啦啦一声，街头巷尾挂满了艳丽的时装，摆满了琳琅的百货。紧接着是变戏法般突兀而起的雨后春笋般的高楼大厦，海市蜃楼般星罗棋布的星级宾馆，子弹头般射来射去的奔驰、林肯、凯迪拉克等等名目繁多的高级轿车。起初，蜀都文化人们很

不以为然，摆出副“非淡泊无以明志”的架势，自发成立“蜀都小说促进会”，打出“愉快创作”的旗号，自筹资金，在一家文艺团体破烂不堪的三楼上集会。每周星期三，文化人们衣冠楚楚，气宇轩昂，仿佛重任在肩般来到这里，就着一杯清茶品文学，守着一部需不时猛击一掌才能哑声哑气唱歌的收录机跳舞。舞伴有女文化人也有崇拜文学自然也崇拜作家的文学女青年。跳着跳着，舞伴越跳越少，最后只剩下几位或离异或丧偶的半老徐娘。自然，舞跳不下去了，那就品茗清谈，话题却已有了明显的改变，不再开口现代派闭口魔幻现实主义，不再开口海明威，闭口茨威格，而是愤愤不平“蜀都的美丽姑娘全坐到个体户的摩托车后面去了”；“现在的人已不再需要名人签字，需要的是老板签单。”渐渐地，星期三前来聚会的文化人越来越少。最终，作家们全丢下笔跑得不知去向。

徐剑平是最后一个离开小说促进会的。那天晚上，他在那家文艺团体黑黢黢的小楼前徘徊了许久，直到确信再不会有文友出现，才径直回了家。从此，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作为专业作家，他无班可坐，想趁这闲暇读读书，但捧起书就心烦意乱，铅字全活了，像一个个小精灵，在纸上跳过来跳过去。想写点杂文、随笔什么的，脑袋里却一遍空白，没有思想，没有辞汇，笔也重似千斤。想出门找文友聊聊，又不知文友们的去向。他只好整日呆在家里，一呆就是三个月，除了给妻、儿煮煮饭，看看电视，就是站在七楼阳台上看越看越陌生的蜀都。

今天他却要出门了，三个月来第一次出家门，他跃上自行车融进了一股潮水般的自行车流之中。

“省展览馆云彩楼二楼10号。”徐剑平这样一路默念着，沿蜀都大道来到人民南路广场。广场内车流如织，人流似潮。场心花园繁花似锦，芳草如茵，喷泉银珠飞溅，彩雾横空。高大宏伟的省展览馆大楼就横在广场的尽头处，大楼前高高的石阶上巍然

屹立着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汉白玉巨型塑像。徐剑平远远地望了老人家一眼，老人家庄严、肃穆地站在那里，头顶炎炎烈日，身穿长呢大衣，举着右手，背着左手，昂首挺胸，满怀信心地俯瞰着这座古城和芸芸众生。每次从这里经过，徐剑平都要这样望他老人家一眼，有时心里升起一股崇敬，有时涌升一股不平，总觉得当初塑像的人欠考虑，不该让他老人家站着，站着太累，应该坐下，像春熙路上的孙中山铜像。孙中山手里拿卷书，悠闭地坐在那儿，身后树荫似华盖，不晒太阳，一坐几十年，多潇洒，多自在。

可是今天，徐剑平既没有崇敬，也没有不平，他忽然觉得这趟出来得有几份唐突，不禁问自己：我去云彩楼干什么呢？

昨晚，儿子回寝室睡觉后，他和妻并排靠在床头上看电视。他对妻说：“上午，廖中平来过了。”妻说：“哦。”他说：“他写了部长篇，通俗的，叫《冷酷的凤眼》。”妻说：“哦。”他说：“他让我替他找个书商，把书稿和书号一起卖掉。”妻说：“哦。”他说：“明天我想去省展览馆云彩楼找陈振蜀。”妻说：“去吧，说不定是个机缘。”他放大了声音，气愤地说：“我去仅仅是为了帮中平的忙。”妻说：“知道知道知道。”徐剑平满脸委屈，一副无辜被人诬了清白的样子，赌气睡下去不看电视不说话。

昨天上午，他正在阳台上看蜀都，门铃响了，他一愣，看看表，还不到十点钟，妻还未下班，儿子还未放学，门铃已经好久没在此时响过，会是谁呢？他迟疑着拉开门，心里一阵喜悦，门外站着浑身艺术家味儿的廖中平。徐剑平说：“中平，别来无恙？”廖中平捋捋披肩长发，风流倜傥地进屋，将手中的公文包往长沙发上一甩，又将自己甩进长沙发里，挑剔地望着徐剑平，说：“还过得去。”徐剑平看看他胸前印有“川妹子剧组”五个红字的皱皱巴巴的白色T恤衫和油腻得发亮的紧梆梆的牛仔裤，笑了，说：“你还是那副成大事者不修边幅的样子。”廖中平说：

“现在是成大事者要修边幅，干小事者才不修边幅。”徐剑平给他泡好茶，在单人沙发上坐下，问：“怎么不来个电话？”廖中平依然那样摊手张腿地仰坐着说：“还用得着吗？我知道你肯定在家！”徐剑平又笑笑，笑出几分苦涩，他知道久违的文友话里的意思，也不再问。他们是多年的挚友，八年前，徐剑平大学毕业分在《蜀都文艺》当编辑，廖中平在离蜀都二十公里处的一家地区级文艺团体当编剧，写剧本也写小说，常给《蜀都文艺》投稿。徐编辑在众多的自由来稿中发现了，他，接连推出他几篇小说，二人就成了莫逆之交。廖中平端起茶杯，用力吹了几下，猛地喝了几口，将喝进口中的茶叶吐进茶杯里，仿佛缓过劲来，直起身子，目光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客厅中夸大地巡视一周，有些伤感地说：“徐兄，我来你家不少于一百次了吧？这次是最清静的一次。”徐剑平燃起一只烟，他明白中平这句话是上一句的继续和诠释。过去，徐剑平家从来宾客如云，文友、评论家、编辑、电影名星、导演……可谓往来皆鸿儒，相交无白丁，文友来访必先电话预约，即使如此还不得不在墙上贴张书有“闲谈请勿超过十五分钟”的纸条。现在那张纸条还贴在那里，由于年长日久，纸张已变得焦黄，像张苍老的四方脸，刻着往日的辉煌，嘲笑着今日的潦倒。“怎么不说话？”廖中平咄咄逼人地问。“有什么好说的？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徐剑平自嘲道。“为什么不富居闹市呢？”徐剑平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廖中平再喝一口茶，又说：“怎么，君子耻于谈利？铜臭气？老兄，你的心态应该调整过来了。过去，社会把作家捧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同样，历次政治运动也要作家负不该负的责任。恶性循环！现在，社会把精力放到早该放到的经济建设上去了，人们的注意力、精力也摆到钱字上去了，我们被社会冷落了，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文化人一时不能适应产生失落感也是再正常不过的。”

“好像你已经调整过去了？”徐剑平说。

“当然，并且已开始动作。”

“哦，办了什么公司？”

“隔行不贪利。”

“那……”

“写畅销书！”

“《浴盆裸尸案》？《席梦思上的斑斑血渍》？”

“那些东西不是我们这些人写的。请你分清文人和文痞的界线；分清通俗文学和庸俗文学的界线。通俗文学的定义应该是大众化，雅俗共赏，娱乐性，也要有思想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都可以划入通俗文学的范畴。”

徐剑平苦笑着摇摇头，纯文学作家去写通俗文学，他觉得是种倒退和堕落。

“人各有志，我也不想说服你。”廖中平说，“今天来只是想请你帮个忙。”

“讲。”

“我写了部长篇，通俗的。想请您替我找个书商。”

“那得看是什么长篇。”

廖中平又笑，不慌不忙地从公文包里拿出厚厚一摞稿件，放到茶几上，又取出一个大信封，从里面取出一张封面设计稿，交到徐剑平手时，拍着信封说：“发排单、付印单都在这里。”徐剑平漫不经心地看看封面，占据整个封面的是一只女人的美丽绝伦的丹凤眼，熠熠生光，勾人魂魄。凤眼下龙飞凤舞着《冷酷的凤眼》。廖中平说：“我在群文出版社花六千元要了个书号，想书号和稿子一齐卖出去。书号我一分钱不赚。稿费你看着办，二十万字，不能少于六千元。”徐剑平拿起放在最上面的那本手稿随便翻了翻，又细心地看完内容介绍，不禁笑了起来，一个老掉牙的三角恋爱的故事，却被介绍得玄而又玄。徐剑平掷书稿于茶几

上，笑道：“故弄玄虚，半天不知所云。”廖中平说：“现在读者就吃这套。你放心，内容绝对正宗，不违背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诲淫诲盗。”徐剑平说：“这点我相信。蜀都的书商成百上千，你自己为何不上门去找，或许能谈个好价。”廖中平说：“我一个书商都不认识，毛遂自荐又太掉价。再说，我上趟蜀都也不容易，下午还得忙着到青羊宫长途汽车站赶车回家。”徐剑平沉吟了一会儿：“书商我倒认识一个，或许你也认识。”廖中平问：“谁？”徐剑平说：“陈振蜀。”廖中平又问：“是不是那个猴儿样瘦小，戴着平光眼镜，穿中山服的？”徐剑平说：“就是他。”二人相视一笑。廖中平说：“他做书生意应该比其他书商素质高。”徐剑平说：“这几天他天天给我打电话，约我到省展览馆云彩楼名人书社叙叙旧。明天我去把这本书推荐给他。”廖中平说：“那就拜托了。”

躺在床上，徐剑平心里很生气。他清楚妻心里在想些什么，知道她对了他了如指掌，知道她什么都知道。十多年的夫妻生活，早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一件事情，他是怎么想的，妻也是怎么想的；他想到了什么，妻也想到了什么。

徐剑平不再说话，白云也不再说话，她从床头小抽屉内拿出装工资的信封和圆珠笔，看一眼电视，念一句：“豆芽一元。”写在信封上；又看一眼电视，念一句：“豇豆一元四角。”又写在信封上……仿佛她今天买了些什么电视上全记录着似的，写完咂咂嘴，总结性地说一句：“今天共开支十八元五角。”说完咬着笔杆想了一会儿，将工资袋和笔放回小抽屉，关了电视，躺下来。徐剑平的心开始紧缩，他知道过不了多久妻就会告诉他各种各样烦人的事情或恼人的问题。因为他们的家庭碰头会通常都是在这个时候召开的。

“我们今天发工资了，连奖金二百六十四元，中午我给你家寄回去二百元。”果然，不到一分钟，妻说话了。

“知道了。”徐剑平没好气地说。自父亲病重住院以来，家里隔不了多久就来电报催钱，两个多月来，已从邮局汇寄一万多元，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积蓄，家庭经济已到捉襟见肘的程度。

“勇勇明年就读三年级了，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对他至关重要，我想暑假给他请个家庭老师。”不到一分钟，妻又说。

徐剑平不说话，妻的潜台词他当然知道：还得给儿子准备一笔请家庭教师的钱。

妻沉默了一会儿，喟然长叹：“现在是写书的不如卖书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物价涨得比洪水还快，穷的太穷，富的太富。那些暴发户，一顿饭一头牛，一支烟二两油，一屁股一栋楼。我们智商并不比他们低，凭什么……”

从毛泽东塑像前骑过时，徐剑平想：确实，我和陈振蜀的重逢说不定是个机缘。而人生的机遇并不是很多的。有的人一辈子没遇到过；有的人一生只能遇上一次，关键看你能不能抓住它，把握它。

徐剑平在省展览馆大门外下了车。同样，每次来省展览馆，他都要凝视一阵这座在蜀都曾独领风骚好几年的现在已显得破落的大厦。大厦在他眼里渐渐幻化成昔日那座红墙黄瓦的皇城。

皇城是蜀都整个历史走向的缩影。

皇城修建的起始年代已不可考，但大规模修建皇城，是在一千零六十六年前的唐五代时期（公元九〇七年）。王建在蜀都称帝，历史上称“前蜀”，他下诏修建皇城；后来他的儿子王衍嗣位，又增添宣华苑，宫殿亭阁，绵绵十里，又引水绕宫殿为御河。前蜀灭亡后，不久孟知祥又称帝，是为“后蜀”，其子孟昶袭位，宫殿又增华丽。蜀都在当时，不仅是四川，也是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中心的中心，就是王、孟父子先后居住的皇城。宋太祖灭后蜀后，皇城曾一度因战乱而残破不堪。直到公元一三八〇年，明太祖朱元璋封他的第十一个儿子为蜀王，就

在前、后蜀宫殿遗址，修筑“藩王城”，全用砖石砌建，非常坚固。从此蜀王的子子孙孙，就在这座被人叫作皇城的藩王城里，过着锦衣玉食的剥削寄生生活达二百余年。及到明末张献忠领导农民起义，建国称帝，国号大西，就将这座藩王城作他的皇城。清朝以后，皇城不断发生变化，最初是考场，后为“贡院”。皇城前门为红照壁，后门为后子门，左右两边是东、西华门，正对前面大门还有一条横贯东西城的金河，金河上有三道大桥，桥两边有一对硕大无朋的石狮子，皇城正门横排有三个大圆洞，俗称皇城洞子，中洞上边镌刻有“天开文运”四个大字。辛亥革命成功后，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将“天开文运”的横匾换成“四川军政府”的招牌。四川总督赵尔丰就在这洞口被军政府都督蒲殿俊下令砍下了项上人头。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混战，劫后的皇城，败瓦残垣，荒凉满目，百万块明代大墙砖，年年被驻军陆续偷拆墙城，盗卖一空。直到解放后，皇城才被整修一新，成了蜀都的重点文物和一大景观。遗憾的是，“文革”中搞“三忠于四无限”，当权者们下令拆了皇城，修建展览馆，用以展览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那时，展览馆主楼可谓蜀都最高大宏伟之建筑。时过景迁，现在和毗邻的蜀都大厦、人民商场、太平洋百货大厦相比，它已矮小了许多、寒伦了许多。大楼内也早没什么路线可展览，供展览的只有高档家具和时装。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徐剑平这样感慨地推着自行车绕过省展览馆主楼，沿着一条两旁万年青青翠欲滴的通道来到花木掩映的云彩楼，锁了车，上得二楼，找到十号，见墙上挂有“名人书社”方牌，门虚掩着，便曲着二指轻轻敲了两下房门。

“谁啊？”里面有人问。

徐剑平听出是陈振蜀的声音，推开门，见陈振蜀正在扫地，便笑道：“怎么，董事长兼总经理亲自扫地？”

陈振蜀乍一愣，定睛一看，丢掉扫帚就迎上前来，双手紧紧抓住徐剑平右手，真诚得令人感动地说：“剑平兄，想死我了。”

徐剑平被感动了，他是个胆汁质性的人物，极易动感情，被人感动和被自己感动，一被感动声音就变得沙哑：“振蜀，我们有五年没有见面了吧？”

“五年多了。”陈振蜀眼红红地说，“这五年来，我可一直想着老兄你呀！坐，快请坐。”

陈振蜀拉着徐剑平的手到了转角沙发前，松开徐剑平，双手扶着他坐下去，捡起扫帚，放在门后，手忙脚乱地整理好零乱不堪的办公桌，又忙给徐剑平泡茶。趁这闲暇，徐剑平对这间办公室进行了一次全息扫描：二十平方米左右，经过简单装修，墙壁和房顶喷了多彩，地面铺了中国红地砖。进门右面与门成直角放着一张学生书桌似的办公桌，泰柚贴面，浅黄色，办公桌后面是一个黑色皮圈椅，看得出这是秘书或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这张办公桌和总经理办公桌之间隔着一扇黑漆雕花塑压屏风，占据了房屋宽度的三分之二，将一间办公室隔成了两个小天地，形成一道自然门。自然门后靠墙安放着一人造革转角沙发，茶玻璃长条茶几。顺窗摆放着宽大的同样是浅黄色的泰柚贴面大班桌和高靠背转椅，左面顺墙靠着绿色铁皮保险文件柜。紫红色的金丝绒落地窗帘低垂着，抗拒着外面喧嚣的世界。两张办公桌上都放着电话、笔筒之类的办公用品。在徐剑平眼里看来，这里已是很豪华了，因为和蜀都作家协会的每一间办公室相比，都有天壤之别。

陈振蜀泡茶好茶，放在徐剑平面前的茶几上，挨着他坐下，掏出“红塔山”香烟，先敬徐剑平一支，给他点燃，再给自己点燃，不无自豪地问：“剑平兄，我这办公室还过得去吧？”

“书社只有你一个人？”徐剑平问。

“还有个女秘书，没来。”

“怎么，老板都上班来了，女秘书还未到？”

“我这女秘书……”陈振蜀不愿谈论这个话题，欲言又止，
“剑平兄，你今年三十七岁了吧？”

“三十八岁了！”

“我也三十五岁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是真快啊！”

“经过的事情一不小心就成了历史。”

“但有时候还仿佛觉得是昨天的事情。”

他们吸着烟，品着茶，在烟雾缭绕中追忆着逝去的年华，感慨着如烟的人生……

五年前，因一部中篇小说获全国性大奖并被改拍为电影因而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徐剑平，被传媒称作“一颗冉冉升空的新星”。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呕心沥血，大作一篇接一篇问世，社会也慷慨地往他头上戴着一顶接一顶的桂冠。一天上午，他在兼作卧室的书房里接待了几家报刊的记者，让他们摆弄来摆弄去地照了几张相，回答完记者们提出的有关创作、生活、兴趣、家庭等等稀奇古怪的问题，已近中午。送记者们出门时，他发现门外站着一位不到三十岁，梳着小分头，戴着眼镜，穿着洗泛白了的阴丹士蓝中山服，连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的局促不安的青年。此人见门内一下涌出这么多的人来，惶恐地后退几步，直退到对门。徐剑平盯他一眼，不认识此人，也没在意。关上门，送客人下楼返回，发现那人仍站在家门口，面对楼梯，好像在等什么。徐剑平问：“你找谁？”青年人垂着双手，恭恭敬敬说：“请问徐剑平老师是住在这里吧？”徐剑平又问：“你找他什么事？”青年的脸无缘无故地红了，吱唔着不知该说什么。徐剑平已猜出此人是业余作者，因常有这样慕名而来的不速之客，作为业余作者出身的他自然深知业余创作之艰辛，对他们总是待若上

宾的。他说：“我就是徐剑平，有什么事？”中山服立刻激动起来，双手抓住他的右手，脸上出现仿佛要哭的表情，浑身都在哆嗦，语无伦次地说：“徐老师，我终于见到你了。终于……是这样的……我……等了两个多小时，在你门口。我想、我想……是这样的……”徐剑平心里一热，在门口站了两个多小时的业余作者他可是第一次遇上，心里顿感不安。他抽出手来，打开家门，热情地将中山服让进去，安顿他在沙发上坐下，又亲手为他泡上一杯茶，然后在他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下，微笑着用鼓励的目光看着紧张得额上沁满汗珠的客人。客人不停地喝茶，仿佛他进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讨口茶喝。好一会儿，他才逐渐镇静下来，搓着手掌说：“徐老师，我叫陈振蜀，在市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我是个文学爱好者，读过你很多作品，也看过你的作品改编的电影，你是我最崇拜的作家。我学写了几篇小说，想请你指教一下。”徐剑平一下就记牢了他的名字，因这个名字和名字的主人反差太大，他无论如何也难以把这个惊天动地的名字和眼前这个瘦瘦小小、萎萎琐琐的人联系起来。

陈振蜀已从口袋里掏出一摞稿件，双手递到徐剑平面前。刚听说他写了几篇小说，徐剑平就吓了一跳，心里一阵紧张，怕整整一个下午又要泡汤了。他在家接待过不少业余作者，有的拿着几个短篇小说或几部中篇小说稿，有的甚至拿着厚厚的长篇小说手稿，守着他读完并提出“宝贵意见”，弄得他一整天甚至几天全赔了进去，有时还得赔进去一顿午饭。见陈振蜀那摞稿件并不厚，他这才放下心来，接过稿件认真地看，看完后却不知应该说什么才好。他没看懂作者写了些什么，不讲内容，单从文体上他也区别不出应该算小说还是散文还是杂文还是新闻稿。犹豫了好几分钟，面对作者期待的眼睛，徐剑平委婉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为了不至伤害作者的自尊心，他好几次想劝告陈振蜀别走这条路，但话到嘴边又被强咽下去。他换了个说法：“我有个文

友，也是业余作者，发过不少小说，现在不写了。他说：‘文学这条路太长太长，太窄太窄，路上却拥挤着几百万人，都奋力往同一个目标奔去，跑在最前面的是一批大师，怎么也别想超过他们。他们后面又紧跟着一大批成名的中年作家，他们年富力强，文章如日中天，要想拉下他们，谈何容易。更为可怕的是紧跟在这批中年作家之后的是一大批男女青年作家，他们个个年轻气盛，才华横溢，粪土当年万户侯，拳打脚踢，左冲右闪，即使混杂其中，也难免被他们挤下小路，跌入淤泥沼泽之中，更何况尾随其后的业余作者们了。’”

令徐剑平感到意外的是，对方不知是没听懂，还是听懂了装作没听懂，一点儿也没显出尴尬，认认真真的听，频频点头，连连称是，张着嘴巴，仿佛要将徐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咽进肚子里去，弄得徐剑平哭笑不得。最后，陈振蜀收拾好稿件，出门时还十分真诚地感谢徐老师的指正，表示决心要在文学这条路上攀登下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弄得送走他后，徐剑平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笑了许久，笑他的衣着，笑他的不是小说的小说，笑他的决心。笑过之后，又感到一种淡淡的悲哀。

不几天，陈振蜀又捧着一摞稿件出现在徐剑平家里……

记不清陈振蜀是第六次还是第七次出现在徐剑平家之后，徐剑平到黄山参加笔会，一月后归来，惊奇地发现陈振蜀几乎成了自己家庭的成员。妻告诉他，洗衣机不知怎么坏了，是小陈请人来修好的；煤气罐是小陈帮换的；米和油也是小陈帮忙买回来的。已上初中的儿子告诉他：星期六陈叔叔陪他看了电影；星期天陪他到了杜甫草堂……从此，妻就在他耳边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唠叨：“你帮帮小陈吧，文学作品又不是机械产品，用油标卡一量就知道是合格品还是不合格品，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看《小说月报》就算是权威的刊物了吧？上面的有些小说还比不上有些县文化馆油印的小报上的小说。”连儿子勇勇也不满